

日藏中國古籍書志

〔日〕澁江全善 森立之 等撰 杜澤遜 班龍門 點校

經籍訪古志

日藏中國古籍書志

「日」澁江全善 森立之 等撰 杜澤遜 班龍門 點校

經籍訪古志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經籍訪古志 / (日) 澁江全善, 森立之等撰; 杜澤遜, 班龍門點校. —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17. 7

(日藏中國古籍書志)

ISBN 978-7-5325-8496-3

I. ①經… II. ①澁… ②森… ③杜… ④班… III. ①目錄學—日本—江戸時代 IV. ①G257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7)第 146547 號

本書由上海文化發展基金會圖書出版專項基金資助出版

日藏中國古籍書志

經籍訪古志

[日] 澁江全善 森立之 等撰

杜澤遜 班龍門 點校

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)

(1) 網址: www.guji.com.cn

(2) E-mail: guji@guji.com.cn

(3) 易文網網址: www.ewen.co

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

常熟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開本 890×1240 1/32 印張 13.5 插頁 5 字數 240,000

2017 年 7 月第 1 版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數: 1—1,500

ISBN 978-7-5325-8496-3

K·2339 定價: 58.00 元

如有質量問題,讀者可向工廠調換

整理說明

《經籍訪古志》六卷《補遺》一卷，日本學者澁江全善、森立之等撰。該書廣泛記錄了日本十九世紀中期（約當清朝道光咸豐年間）各私家收藏及部分官庫收藏的漢籍善本，是較早的有重要影響的日本藏漢籍善本書志。

《經籍訪古志》六卷，按經、史、子、集四部著錄。《補遺》一卷，又名《醫籍訪古志》，所收均為醫籍，體例亦不同於前六卷。該書最早的印本是光緒十一年（一八八五）徐承祖日本聚珍排印本。賈貴榮輯《日本藏漢籍善本書志書目集成》據徐本影印，並收日本書志學會昭和十年（一九三五）影印初稿本。徐本前有光緒十一年徐承祖序，安政丙辰（安政三年，一八五六）海保元備序，澁江全善、森立之《附言》。後有丙辰（安政三年）丹波元堅跋，乙酉（明治十八年，一八八五）森立之自跋。初稿本後有安政二年（一八五五）小島尚真三稿跋，日本漢學家長澤規矩也撰《初稿本〈經籍訪古志〉解說》。

《訪古志》仿《天祿琳琅書目》及《愛日精廬藏書志》體例。每書著錄書名、卷數、刊鈔

時代、收藏者，版式、行款、牌記、名家跋語、避諱缺筆、印記等，有關考證以案語附後。前六卷每條一般只著錄一個版本，《補遺》部分每條之下往往涉及多個版本。編撰者的總體目標是爲了明源委流別、辨同異得失，使學者據此「以見舊本面目」，從中擇最古且善者，進而從中「求古人之意」（海保元備序）。

《經籍訪古志》是集體撰寫的一部版本目錄學專著。一般文獻認爲《訪古志》的作者爲蒞江全善、森立之兩位。長澤規矩也認爲主要作者是森立之^{〔一〕}，他說「本書幾乎未經全善之手」^{〔二〕}。其實《訪古志》的撰寫前後經歷了數位日本漢學家的努力，各位學者的貢獻不同，而《經籍訪古志》六卷與《補遺》一卷兩部分作者又有所不同，應當分別來看。這裏對參與撰寫的學者作一梳理。

〔一〕《中國版本目錄學書籍解題》，「日」長澤規矩也編著，梅憲華、郭寶林譯，書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〇年第一版，第一七七頁。

〔二〕《初稿本〈經籍訪古志〉解說》。

一、《經籍訪古志》六卷的作者

《經籍訪古志》的編纂要追溯到狩谷望之〔一〕、小島尚質〔二〕諸老輩之時。即本書《附言》所述：「是書編錄，發端於狩谷掖翁在日，凡辨鈔刻之源委流別，得之其指授者爲多。厥後小島君寶素又屢加搜討，而仍未完。」諸老輩漸歸道山後，多紀元堅「深慨書之存佚顯晦有數，則迨今爲之收錄以貽學者，庶幾乎足以見舊本面目，其亦諸老先生之志也夫。遂懲愚道純、立夫及小島君抱沖，俾撰成目錄」（海保元備序）。多紀元堅督促衆人編纂《訪古志》，並題書名。「訪古」二字出《宋史·鄭樵傳》：「游名山大川，搜奇訪古。遇藏書家

〔一〕 狩谷望之（一七七四—一八三五），字卿雲，號掖齋、蟬翁，通稱三右衛門，自號六漢道人。日本著名漢學家，長於日本名物制度研究，藏書處名求古樓。楊守敬《日本訪書志緣起》稱「此下則以近世狩谷望之求古樓爲最富，雖其楓山官庫、昌平官學所儲亦不及也」。主要著作有《箋注倭名類聚抄》、《本朝度量權衡考》、《日本靈異說考證》、《日本見在書目證注稿》等，並輯復《神農本草經》。

〔二〕 小島尚質（一七九七—一八四八），初名和威，字學古，號寶素，通稱喜庵，後又稱春庵。江戸時代末期幕府醫官，曾任職於江戸醫學館。參加過《聖濟總錄》、《千金要方》、《醫心方》的校勘與復製，並輯復《新修本草》十一卷。

必借留，讀盡乃去。」（森立之跋）在以往記錄的基礎上及諸老輩傳人的幫助下，《訪古志》自嘉永五年（一八五二）開始撰述，至安政二年（一八五五）前後完成。書後小島尚真三稿跋稱「安政二年仲冬淨寫此書第三稿時書」，三易其稿，用功甚勤。

從書前海保元備序，澁江全善、森立之《附言》，以及書後所附小島尚真三稿跋，可知《訪古志》的主要作者是澁江全善、森立之。另有五位參與者：小島抱沖、伊澤柏軒、堀川濟、海保元備、多紀元堅。

澁江全善（一八〇四—一八五八），幼名恒古，長名全善，字道純，子良，號抽齋。自幼隨父修習經學與醫學，名列「蘭門五哲」^{〔一〕}，長於考證學。弘化元年（一八四四）任江戶醫學館講師。自著有《靈樞講義》等。他是《訪古志》的主要作者之一。

森立之（一八〇七—一八八五），字立夫，號枳園，通稱養真，後稱養竹。出身世醫之家，師事澁江全善、伊澤信恬、狩谷望之。曾任江戶醫學館講師。是日本江戶後期傑出的

〔一〕 伊澤信恬（一七七七一—一八二九），字儋甫，號蘭軒，通稱辭安。福山藩醫官，考證學派大家。門人澁江全善、森立之、岡西玄亭、清川玄道、山田業廣稱爲「蘭門五哲」。主要著作有《蘭軒遺稿》、《蘭軒醫談》、《蘭軒醫話》、《蕉尾雜記》等。

醫學家、文獻學家與考據學家，明治維新後成爲醫學考證派第一人。一生著述豐富，代表作有《素問考注》、《本草經考注》、《傷寒論考注》、《金匱要略考注》等〔一〕。小島尚真三稿跋稱「此書通篇係森立夫手書繕錄，其功居多」。澁江全善、森立之所撰《附言》稱「丹波蒨庭先生深慨古本之日就湮晦，督促余二人者俾亟從事於斯」。澁江全善、森立之二人是《訪古志》的主要編者，是沒有問題的。

小島尚真（一八二九—一八五七），幼名籠三郎，字抱沖，號檉蔭，通稱春沂。小島尚質第三子，多紀元堅之門人，精通醫籍書誌學〔二〕。《附言》稱「復獲寶素嗣子抱沖君，以其所得庭聞互相考覈，用功精密，每倍蓰余二人者，以故不久就緒」。

堀川濟（？—一八五七），又名未濟，號舟庵。多紀元堅弟子，江戶處士。撰有《影宋本扁鵲倉公傳考異》、《扁鵲傳備考》等。《附言》稱「其讎校之勞，則堀川未濟與有力焉」。

海保元備（一七九八—一八六六），別名紀之，字純卿，號漁村，通稱章之助。從太田錦城修經學。安政四年（一八五七）以多紀元堅之薦爲醫學館儒學教授。著作有《經籍源

〔一〕 參考《日本漢方典籍辭典》，「日」小曾戶洋著，北京：學苑出版社二〇〇八年版。

〔二〕 同上。

流考》、《文章軌範補注》、《待老筆記》、《送老筆記》、《讀朱筆記》、《文林海錯》、《漁村文話》及《漁村文話續》等。小島尚真三稿跋稱「老儒海保漁邨讀過，加批評」。

伊澤柏軒（一八一〇—一八六二），小名鐵三郎，名磐安，信重，後稱信道，號柏軒，伊澤信恬次子。《附言》稱「又有伊澤磐安，以所聞其先人蘭軒先生相商榷」。

多紀元堅（一七九六—一八五七），字亦柔，號莖庭，別號三松，幼名綱之進，成年後稱安叔，為多紀元簡〔二〕第五子。初任醫學館教授，後任醫學館督事，獲「法眼」、「法印」稱號，稱樂真院，嘉永六年（一八五三）改印號為樂春院。代表作有《素問紹識》、《傷寒論述義》、《金匱玉函要略述義》、《藥治通義》、《雜病廣要》、《時還讀我書》等。除督促衆人編成《訪古志》並題名外，多紀元堅亦參與了《訪古志》書稿的校閱，小島尚真三稿跋稱「尚藥三松先生校閱」。

〔一〕 多紀元簡（一七五五—一八一〇），字廉夫，幼名金松，長稱安清，通稱安長，號桂山、櫟窓。是漢方考證派的中心人物。代表作有《素問識》、《靈樞識》、《傷寒論輯義》、《金匱玉函要略輯義》、《脈學輯要》、《扁鵲倉公傳彙考》等。

二、《補遺》部分的作者

從序跋來看，《補遺》部分的著者不盡同於前六卷。《附言》稱「櫟窓丹波先生（多紀元簡）竭力收集，柳汭^{〔一〕}、菑庭^二先生皆能繼其志，儲蓄益夥。而柳汭先生著有《醫籍考》一書，其於醫家一類靡不網羅。此錄之成，其嗣曉湖君（多紀元昕，一八〇五—一八五七）、孫棠邊君（多紀元佑，一八二五—一八六三）爲之綿蕝，更有寶素、酌源^二藏並錄入之，而菑庭先生又加之訂正，是以所記獨爲完全也。」

森立之跋亦云：「故撰《醫籍訪古志》之際，醫學館主多紀曉湖君柳汭子，桂山孫與余日對坐，細細考究，遂爲之編述也。」《日本漢方典籍辭典》稱小島尚真所撰中國醫籍書誌學專書《醫籍著錄》「係形成《經籍訪古志·醫部》之基本資料」^{〔二〕}。可見《補遺》的主要

〔一〕 多紀元胤（一七八九—一八二七），號柳汭，多紀元簡第三子，繼元簡之後爲醫學館主。著有《難經疏證》、《體雅》、《藥雅》、《疾雅》、《名醫公案》、《柳汭贊筆》和《醫籍考》等。

〔二〕 《日本漢方典籍辭典》，「日」小曾戶洋著，北京：學苑出版社二〇〇八年版，第三八〇頁。

編撰者是森立之，主要合作者是多紀元昕，而其內容則包括多紀元簡、多紀元胤、多紀元堅、多紀元佶、小島尚質、小島尚真等收藏和研究者的成果。

這些撰者都是江戶考證派學者，可以說《訪古志》及《補遺》是日本江戶時期考證派書志學的集大成之作。而《訪古志》著錄的藏書範圍也同樣可以反映其集大成的地位。

《訪古志》廣泛網羅十九世紀中期日本各家所藏善本漢籍，所收多隋唐寫本、宋元刻本、明清稀見版本以及朝鮮刊本，藉此可觀當時日本藏漢籍概況。其中記載的私人藏書家有狩谷氏求古樓、小島氏寶素堂、福井氏崇蘭館、新見氏賜蘆文庫、曲直瀨氏懷仙樓、山田氏九折堂、增島氏竹蔭書屋、澁江氏容安書院、塙氏溫故堂、多紀氏三松齋、伊澤氏酌源堂、海保氏傳經廬、松崎氏石經山房、奈須氏久昌院等。公藏有昌平學、足利學、楓山官庫、伊勢林崎文庫等。另外還有一些寺院藏書，如京師東福寺、東寺觀智院、尾張真福寺、石山寺、高山寺等。多紀氏之聿修堂，另立門戶的多紀元堅之存誠藥室，以及寶素堂、酌源堂、崇蘭館，是《補遺》所收醫籍的主要來源。可以說，《經籍訪古志》是日本十九世紀中期漢籍善本存藏情況的歷史記錄，是藏書史上的重要文獻。

《經籍訪古志》記載了大量稀見漢籍珍本，對我們研究古文獻，並進而研究古代學術文化有重要意義。如經部諸經注疏，《訪古志》著錄足利學藏《周易注疏》十三卷，南宋槧

本，有南宋端平元年、二年陸游之子陸子通題記，是南宋兩浙東路茶鹽司刻南宋時期的印本。這個版本傳世極罕，我國有一部，藏國家圖書館，是陳鱣的舊藏，卷一缺，陳鱣據周錫瓚影宋抄本抄配齊全。陳鱣的這個本子有元代修版，加上抄配一卷，自不如足利本完善且印刷在前。《周易注疏》的單疏本，我國有傳增湘舊藏宋刻本，日本則有古抄本，《訪古志》著錄有《周易正義》六個古抄本：求古樓藏應永間抄本、求古樓藏弘治永祿間抄本、竹蔭書屋藏弘治永祿間抄本、容安書院藏元龜天正間抄本、求古樓藏元龜天正間抄本、昌平學藏元龜天正間抄本。《訪古志》認為前兩個抄本「經文大書，正義小字雙行」，是「唐本舊式」。後四個抄本「正義與經文同大書」，則是「從北宋本抄」。這些單疏本，在研究諸經注疏衍變問題上有重要參考價值。《尚書正義》單疏本，《訪古志》著錄楓山官庫藏「北宋槧本」（實為南宋刊），我國久已失傳，後經日本影印，《四部叢刊三編》再影印，才得以廣泛流傳。《訪古志》著錄的日本足利學藏《尚書注疏》「宋槧本」（卷一實題「尚書正義」，卷二以下題「尚書注疏」），是南宋兩浙東路茶鹽司刻經注疏合刻八行本。這個本子日本所藏不止一部，楊守敬曾從日本購歸一部，其卷七、卷八、卷十九、卷二十經日本人影宋抄配，《古逸叢書三編》據以影印。但日本足利學藏的一部則是完整的。據《訪古志》，足利學藏的本子卷末有三山黃唐刻書題記。該題記是為《禮記正義》而作，顯然是日本人逐錄的，

而非原版刻印的，《訪古志》沒作說明。楊守敬購得的那部卷末也抄有黃唐題記，應當是照足利本摹錄的。《訪古志》著錄的《毛詩注疏》舊抄本，殘存八卷，狩谷氏求古樓藏，云「係影寫宋本，其體裁正與足利學所藏宋本《易》、《書》、《禮記》注疏符」，也就是影寫宋八行本。八行刻本已不存世，這個影抄本是難得的線索，不知現存於何處。《儀禮疏》宋本最罕見，黃丕烈藏一部，單疏本，五十卷，缺卷三十二至三十七，後歸汪士鐘，汪氏影刻行世，而原書不知下落。黃丕烈有影抄本，現存國家圖書館。日本宮內廳有舊抄本《儀禮疏》單疏本，存卷十五、卷十六。《訪古志》則著錄「《儀禮疏》零本，舊抄卷子本，京師東寺觀智院藏。未見」。這個舊抄卷子本非常可貴，不知下落。《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》六十卷，足利學藏宋劉叔剛一經堂刊本，與《毛詩注疏》同，爲元刊十行本之祖，我國存有一部。前二十九卷在北京國家圖書館，後三十一卷在臺北「故宮博物院」。這個本子至今未見影印。《論語注疏解經》二十卷，「北宋槧本」，楓山官庫藏。《訪古志》云「不記版鈐年月，然樸刻極精，北宋槧本之佳者，欽宗以上諱皆闕末筆」。這個本子後被專家定爲宋蜀刻大字本。邢昺《論語注疏》宋本另有八行本，爲經注疏合刻，傳世僅有殘本。此則經注疏音義合刻本，且完整無缺，可謂稀世之珍。《孟子注疏解經》，《訪古志》著錄「舊抄單疏本，未見」。《孟子注疏》單疏本除此之外未見著錄，不知此單疏本尚存世否，綫索值得注意。

諸經注疏的珍貴版本已如上述，其他經注本也不乏珍品。如《論語集解》十卷，魏何晏集解，《訪古志》著錄舊抄卷子本五個，舊抄本五個，正平甲辰刻本一個，計十一個本子。梁皇侃《論語義疏》十卷，《訪古志》著錄舊抄本五個。這部書我國早已失傳，乾隆間才從日本傳回。南北朝時期儒家經書注本，完整傳下來的也只有這一種。

經書以外的典籍也多珍貴品種。如《鉅宋重修廣韻》五卷，宋建寧黃三八郎刻本，昌平學舊藏，現藏日本國立公文書館（即內閣文庫），完整無缺。在我國失傳已久。清末顧澐從日本用梁代小銅佛換回一部，缺「去聲」一卷。後歸徐乃昌，又歸上海圖書館，上海古籍出版社據以影印。《史記》一百三十卷，南宋黃善夫刻本，我國久已失傳。《訪古志》著錄米澤上杉氏藏全帙，狩谷氏求古樓藏殘帙（存七十二卷）。清末駐日留學生監督田吳炤購回求古樓所藏半部，流入琉璃廠正文齋，張元濟爲涵芬樓購得六十九卷，另三卷歸袁克文，袁以二卷轉傳增湘，一卷轉潘宗周寶禮堂。張元濟輯印《百衲本二十四史》，《史記》即用黃善夫本，所缺半部又從日本上杉氏借照補齊。訪借的綫索便是《訪古志》。《漢書》一百二十卷，《訪古志》著錄南宋黃善夫刻本，有「建安黃善夫刊於家塾之敬堂」（堂當作室）牌記。我國李盛鐸藏有建安劉元起刻本，也有牌記「建安劉元起刊於家塾之敬室」。由於無法將二書比對，長期以來，學術界認爲是兩個版本。直到日本學者尾崎康到北大講學，

纔以日本藏黃善夫本書影與北大藏劉元起本比對，發現實為一版。黃善夫刊版，劉元起曾參與其事。後版歸劉元起，刷印時改刻牌記。《三國志》六十五卷，《訪古志》著錄宋槧本，青歸書屋藏。卷一至卷三缺，日本人抄補。此書後歸宮內廳書陵部。《三國志》宋本特稀，我國存有《吳志》二十卷，黃丕烈舊藏，久為世重。後歸陸心源，流入日本靜嘉堂文庫。海源閣藏宋本全帙，「四經四史」之一，為僅有全帙宋本。日本藏缺首三卷者與海源閣本同版。張元濟輯印《百衲本二十四史》，《三國志》以海源閣借用無緣，只好借印日本宮內廳藏本，首三卷配以涵芬樓藏宋衢州學本。

《訪古志》著錄的珍本受到學術界稱道的還有《太平寰宇記》宋本、《通典》北宋本、《荀子》宋刻大字本、《墨子》明嘉靖芝城銅版活字本（海源閣亦有一部）、《世說新語》宋本、《太平御覽》宋本、《群書治要》舊抄卷子本（楓山官庫藏）、《宋景文集》殘宋本（《四庫》僅從《永樂大典》輯出）、《王荊公詩注》朝鮮小字本、《文館詞林》弘仁抄卷子本、《文選集注》舊抄卷子本、《外臺秘要方》宋本、《新修本草》二十卷卷子本等等，不再一一詳談。我國學者訪書日本，《經籍訪古志》大約是第一手參考資料。

《經籍訪古志》除了客觀記載各書的版式、行款、序跋、牌記、避諱、題識、印鑒之外，還有大量案語。這些案語對相關版本進行了考證和評價，同樣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。

如《爾雅》三卷，舊板覆宋大字本，京師高階氏藏。半板八行，行十六字。下卷末有「經凡一萬八百九言，注凡一萬七千六百二十八言」二行，及「將仕郎守國子四門博士臣李鶚書」一行。《訪古志》考證云：「按：《五代會要》云：『後唐長興三年，中書門下奏請依石經文字刻《九經》印板。召能書人端楷書出，旋會匠人雕刻，每日五紙。』宋王明清《揮塵錄》云：『後唐平蜀，明宗命太學博士李鶚書《五經》，倣其製作，刊板於國子監，監中印書之始。今則盛行於天下，蜀中爲最。明清家有鶚書《五經》印本存焉，後題長興二年也。』據此，則是本卷末題李鶚名銜者，蓋即後唐蜀本而因之僅存者。可知北宋時有覆刻李本者，傳播皇國，當時影刻以行世也。然則此本雖爲宋本，而宋亦爲唐本也，豈不最貴重乎？但鶚作鶚則未詳孰是耳。」《訪古志》的作者從日本覆刻宋本末「四門博士臣李鶚書」銜名，考知乃是宋翻五代監本，日本又翻宋本，保存了五代監本的某些面貌。五代監本實物的間接留存，在《訪古志》之後，未見新線索，所以王國維《五代兩宋監本考》等關於五代監本的論述，也都引用李鶚書《爾雅》這條例證。《古逸叢書》所刻乃是此本的影抄本。《訪古志》的這條考證，顯示了作者較高的學術水平和敏銳的學術觸覺。

又如宋唐仲友台州刻《荀子》，我國存一部，黃丕烈、汪士鐘、松江韓氏、祁陽陳澄中等

遞藏，現存國家圖書館。此書與朱熹劾唐仲友一案有直接關繫，近人多有考論。而較早把唐仲友刻《荀子》與朱熹劾唐仲友案聯繫起來的，應是日本狩谷望之。狩谷望之求古樓收藏有唐仲友台州刻《荀子》，著錄於《經籍訪古志》。《訪古志》載有狩谷望之手跋，對該本與唐朱一案的關繫作了考證：「右宋槧《荀子》爲淳熙八年唐仲友所刻。字大如錢，書法全樞歐陽。朱熹按唐仲友狀云『據蔣輝供，元是明州百姓。淳熙四年六月內，因同已斷配人方百二等僞造官會事發，蒙臨安府院將輝斷配台州牢城，差在都酒務着役月糧。雇本州住人周立代役，每日開書籍供養。去年三月內，唐仲友叫上輝，就公使庫開雕《揚子》、《荀子》等印板。輝共王定等一十八人，在局開雕』者，是本也。板心下方所題，皆是剗刪氏之姓名，蔣輝以下都十九名，與朱熹按狀所言『共王定以下十八人』之語合。余始讀《朱熹集》，得詳唐仲友刻《荀子》事，喜甚。獨怪是不良人，爲是好事，謂不可以其罪廢其人也。後讀《齊東野語》，知其詆排之非至論。今又得《四庫全書總目》二則，足爲仲友吐氣。今並錄以備考。近年舶來盧文弨校本《荀子》，云以影宋本校，今以是本比讎之，失校之字不爲不多。則彼所校猶未精歟？將所謂影宋本有落頁歟？然則是本豈不貴而重之乎！」楊守敬訪書日本，曾獲狩谷氏本的影抄本，據以影刊入《古逸叢書》，學者才得以利用這個本子。楊守敬跋云：「余初來日本時，從書肆購得此書雙鉤本數卷，訪之乃